序：断裂的闭合曲线

第零章：尸体的余温

|  |
| --- |
| 目 |

PART1:无名士兵的弥留

PART2:永劫的非死终焉

第一章：二分心智的理性判定

第二章：克拉夫理工大学的留声

|  |
| --- |
| 录 |

PART1:夏至的无效时间戳

PART2: 似人的怀疑论者

第三章：进化论的桎梏

第四章：非门藏匿的中文房间

第五章：弗兰幸的无边幻梦

第六章：恍惚重生的工业革命

第七章：瓦伦丁的殉教

PART1:日取其半的卡皮诺拉

PART2:追随者的随想录

END:乖戾的启蒙运动

PART1:复活

PART2:无恐的阿米达拉

后记：回归的二律背反

另一个故事：捕蝶人的匪夷所思

序

闭合圆环 断裂

的

“火漆胶融，证明终局已至。

彼时，吾与吾友挚爱之人将撰次致命的悲痛；

请用曼珠沙华空洞的芬芳打破弗兰幸的梦境，

请在作家谱写的反抗命运的碑文前献上石竹。

启示将使洛伦茨的预言幻灭，

悲戚的门扉注定由吾友打开。

恶魔必由此现身孤岛，

依米定将绽放于戈壁。

吾将在潘洛斯的长廊内将光引入痛苦与黑暗。

至此，吾友，刺沙蓬已在百年漂泊中随风远去，

至此，吾友，还请跟随樱花树下艾莉卡的脚步。

至此。”

一段附有翻译的法文刻在C6号大小的250g信纸上，没有署名。

信纸的原主无人知晓。

第零章

尸体的 余温

PART1：无名士兵的弥留

“伤员意识丧失！”

头后方被掀开的11.4cm²颅骨无声地证明了这点。

“别管那个，下喉管。采样的样本还有多久能化验完？”

“三到四分钟。“

“伤员具体身份能否确定？”

“未发现有能标明身份的物件，只知道是NHEIF的队员。”

“人工呼吸两次后无颈动脉搏动！心脏停博，立即进行CPR！”

“不用，这人已经死了，给予6mg肾上腺素，静脉注射，三分钟一次，四次；5%碳酸氢钠 40ml。在这之前进行开胸，对心脏进行外力机械起搏。”

空洞的左眼眼眶默认了它的主人已经死亡的事实。

“死了？那还要肾上腺素干什么！？”

“部长给的方案。”

……

“你，去把神经科的电痉挛设备借过来！”

一个人沉默着跑了出去。

“伤员全身各处存在二期黄色伤口，包括颅后伤口和左臂断口在内均有不明黄色感染物。”

“禁止对除开口外的任何伤口进行任何清理，把它们放在那。”

“又是部长给的方案？”

……“没错。”

描述左臂悲惨遭遇的15.5cm²断面没有对对它的处理发表异议。

“还有NHEIF的人无论如论也不会是我们进行抢救吧……”

还未等到毫无意义的模糊应答脱口而出之前那个前去精神科的人跑回门口。

“我让你借的东西呢？”

文字在慌忙的呼吸掩盖下飘散。

“阳性，侵袭性感染。”——那人不明其真正的含义。“化验科的人让我快点回来告诉您。”

……

“老师？”

……

“都下午两点多了，你们早饭都还没吃吧？一会出去的时候你们记得叫我一声，剩下的都交给回收部的吧。”

“那这个……人呢？”学生的疑惑中夹杂着些许的好奇与不满。

“放在那就好，一会我就给回收科打电话。今天中午饭钱我掏，去吧。”似乎是嗅到了焦躁，教授这么安慰学生。

PART2:永劫的非死终焉

“姓名。”“杨泚影。”

“性别。”“女。”

“年龄。”“25岁。”

“身高。”“173.21厘米。”

“体重。”“62.33千克。”

“确认阴性？”“那是化验科的麻烦。”

“身体机能恢复良好？无排异反应？”“一切正常，除左眼眼球震颤外无其他症状，推测是眼外肌麻痹所致。”

“那就好，她差不多也快醒了，再给点七氯烷和吩坦尼。”另一个人将食指与拇指扣合，竖起其他三指。“别小气，给5.25%的，浓度太小对她起不到作用的，吩坦尼别给太多。话说回来，那几个学生还真是难带，不过对方也不是活人，就由他们胡搞乱搞了……你别那么看我，我还是挺爱我的学生和患者的——特别是这位独一无二的小姐。”

那个人把食指放在嘴前，并指了指科长身后。

“她醒了么？科长。”“啊？你啊……没事了，让她再睡一会，你还是回去休息下吧……放不下心就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会。年轻人，回去照照镜子打理一下，别那么憔悴，她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么？”科长指了指门口。

“可是……”“没什么可是，等她醒了你们再好好谈谈，那时候你们谈一晚上也没人管你们。”

“好吧，科长。”

另一个紧张得压不住颤抖的声音夹杂在之前的对话当中，这是个令她莫名地感到安定的声线。

但她来不及回想声音的主人是谁。

面罩严丝合缝的压在脸上，动作中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柔和。同时，异样的气体如同透明的蛞蝓一样缓慢地爬行至呼吸系统的每一个角落，刚刚恢复的模糊意识在引导下重新缩回混沌梦境的外壳中，黑暗在下一秒以不容挣扎的速度冲入双眼。

记忆的断层让她在一瞬间感到了违和，最后的时间点仅仅到达了恐惧与未能发出的悲鸣……她用残存的力气睁开右眼，确认自己的存活后昏睡过去。

“晚安，祝你好梦。”

细碎的耳语温柔地在鼓膜震颤。

……

山，巨大的山，悬于头顶，漫无边际的岩石将脚下的湖水引致天空；

湖，漆黑的湖，沉在脚下，没有尽头的漩涡将坠落的石柱拖入深渊。

幼小的她只能漫无目地漂移，微妙的恐慌由此诞生。

那是在杨泚影的遥远童年的流感时光中经常会作的一个梦。

管他的，只是个梦而已，没什么好怕的……只是比以前更加漫长、幽邃与寒冷……

！

左半身与眼窝传来强烈的肿胀感与刺痛将她惊醒。全身各处的关节因为过久没有活动而僵硬，已经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长时间。抬起因用力不当而痉挛的右手勉强地将面罩摘下，有意识地将肺部尽全力地扩张，稍微的享受下因氧气浓度减少而感到的醉意。此刻因为不适应强光而眯成缝的双眼也已经能提供足以使她抱有疑问的信息量了，此时此刻自己所处的地方比起医院要更加令人窒息——莫名的直觉这么向她诉说。

“有人么？”

……无人应答，只有和她本人一样干渴的回声在长廊中漫步。

令人慌乱的寂静促使她翻下床。摇晃着，摇晃着，无法保持平衡的女孩还是摔倒在了门口，惊醒了长椅上睡着的男人。

黑黄色的半长发随着头的猛然抬起在空中胡乱飘散，亮出的眼袋漫不经心地描述着这个男人近期的睡眠质量，他站起来时踉跄了两步，拍了拍他工作用的白色实验服，仅是粗略的将视线扫过也能看出他脸上的憔悴，紧张与不安几乎要将他溺死。

“抱歉，打扰到您了，请问这是哪里？”摔倒的她倚靠着墙面慢慢爬起。

“啊……”从听见她的声音开始男人呼吸逐渐变得颤抖和紊乱，随即啜泣便将其掩盖。

他拉过她的手，将她抱在怀中；力度很大，这让虚弱的她感到不适。

“呃…不好意思……发生了什么？”突如其来的一切使她更加混乱。

直至她完全看清那个男人的面容……

……紧张与不安扩散到两人之间，只有雨声在长廊中漫步。

第一章

二

心智的理性判定

分

“测试对象FEN-01心率在两分钟内由52次每分钟升至89次每分钟，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含量明显上升，杏仁体出现不正常兴奋，所持TP-105自动步枪剩余弹量22发；测试对象拟LM-α模拟突触部分刺激电池电量剩余25.5%，LM控制模块电池电量剩余19.3%，对拟LM-α的性能测试是否继续进行？”

“测试继续进行。升起实验场地内A-3、B-9号掩体。一分钟后开启主机，与FEN-01建立连接，抑制实验对象的情绪波动。”

“好的，60秒后开启主机建立主机与测试对象FEN-01的连接。”

“记得同时把荧光光谱仪打开，对场地内进行扫描。”

“好的，正在打开荧光光谱扫描仪”

“电源接入确认。”

“高速缓冲存储器及其错误检查和纠正模块运行良好。”

“本地接受装置及远程传输装置运行良好。“

“生物存储设备调制解调器正在进行设置……完成。”

“进行一级缓冲处理器群时钟频率同步……完成。”

“进行二级缓冲处理器群时钟频率同步……完成。”

“进行三级缓冲处理器群时钟频率同步……完成。”

“准备接入主机……成功。”

“正在建立与受控机体-01的远程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测试对象FEN-01各项生命体征恢复至正常水平。”

“报告！在测试对象拟LM-α有机部分检测到未知光谱，量子产率超过正常值，电池及集成电路部分过热，对模拟突触刺激部分损毁，所有监视器均受到异常干扰。”

“全员立即准备反生物污染及反模因污染措施，准备好后打开物理监视窗口，联络CHAOS小队，让他们在3号实验场地内待命！”

“报告！主机接受到来自受控机体-01的大量杂讯及大量不正常脑活动，超出有效抑制范围！”

“立即切断受控机体与FEN-01的连接，关闭拟LM-α所有电池电源！CHAOS小队还有多久部署完毕？”

“五分钟左右。”

“远程连接设备未响应，无法切断与主机连接！”

“拟LM-α进入不正常活动状态，开始对FEN-01进行破坏性行为！TP-105自动步枪剩余弹药零发！”

“拟LM-α周身出现对可见光的折射现象！原因不明！”

“对主机进行强制重启！别去管实验对象了！全员准备在CHAOS小队到场后撤离，CHAOS小队还有多久到这？”

“他们已经进入3号试验场外围，并要求封锁除入口外所有撤离通道。”

“再次重申目的内容，对在场所有生命体进行物理抹杀工作，请小队各人员再次明确目的内容！”

“明白。”\*N

“你他妈听见他们说的话了么？”

“我他妈听见了！”

“淦！”

“哦……太他妈棒了……”

门板随着火花与尘土砰然爆开。

――――――――――――――――――――――――――――――――――――――――――――――――

“BOOM! ”

“プラチナトロフィー達成！”

“嘿！重泉小姐！我和你讲过多少次了！？你在我写东西的时候玩游戏不要大叫！会吓到我啊！”

“はい~~~”

重泉把头仰过沙发，看起来很认真地回应了那位来自苏格兰的作家的噪音投诉。

“再这样晚饭就交给我吧……”

“停一下！我知错了！”

坐在写字台前的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被她的投降宣言给逗乐了，趴在桌子上止不住地窃笑。

“瞧把你吓得……”拜伦强忍着憋了句话出来。

“还不是你上次做的那个鳗鱼冻……吃得我头疼！”重泉放下控制器，在沙发上蜷缩起来嘟囔着。“真怕你哪天会做出仰望星空派那种让我看了会做恶梦的东西来……”

“嘿！嘿！嘿！重泉小姐，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拜伦·因特费尔可是有着炸鱼薯条鳗鱼冻情节的高尚作家，我是绝、对、不、会碰他们康沃尔人的‘珍馐’的。”听到这句话时重泉差点被拜伦坚决的口吻给唬到。“你知道的，那里的人都很怪……”

“是么……你那天差点和坐在昽桑对面的冰岛人打起来吧？因为一块炸鳕鱼。”

“呵，这是两个国家间友好的文化交流。”拜伦特地用滑稽的语调捧读似的说着。

虽然沙发挡住了她，但两段轻快的哼声还是传到了拜伦的耳中。他把写到一半的信纸倒扣在桌面上，将笔插回笔筒，慢悠悠地走到沙发前的毛毯上，因为正是夏天，所以拜伦挑了一个离重泉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了下来。

“手柄还有电么？”

“你要干嘛？”

“体验下日本文化的乐趣。”

“我电脑机柜下面放着个充好电的，你自己去拿吧……对了！顺便帮我拿一瓶BARR！”

“樱桃味的？”

“嗯，冰的。”

看来开着的空调并没有把温度拉低多少。等到拜伦回来准备再次坐下来的时候发现重泉正以一副奸计得逞的眼神看着自己，他退回到菜单，找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具有哥特风格的动作游戏。“怎么了？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对主机游戏颇有了解的……”

“说得好，因特费尔博士……请开始您的表演。”面对重泉的一脸坏笑拜伦觉得自己似乎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

控制器的摇杆被越摇越快；十字键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各个方向凹陷；圆圈、方块、三角、叉号被胡乱的接连按下去；L2、R2随着死亡画面的频繁亮起而加速起伏……

“блять！”拜伦将双手摊向屏幕，视线在重泉和屏幕来回摇摆。“这是人玩的游戏！？”

她没有理他，计划得逞的美妙感觉让她笑了足足两分多钟……

“你们比那些康沃尔人还要奇怪。”“喂！这可是你自己打开的游戏！”重泉坐起来抹了抹眼泪，打开了早已放至室温的汽水。

“唉……还是托3号实验室那群倒霉蛋的福才有了这么一天额外假期。”一股奇怪的敬意被重泉加注到这句话里。

“整个3号实验场的人都卷入事故了啊……”他倒是一脸遗憾。“话说回来，第一……名Fenrir也在测试人员里吧……”

“嗯哼。”重泉漫不经心地抿了口汽水。

“对你来说没问题么？”他耸了耸肩。

“心理负担罢了，毕竟不是像FEN-02那种完全打印出来的素体……对我本身没多大影响。”悄悄地，重泉伸出手想要拿起被拜伦放在地上的控制器，不过有些费力。他似乎察觉到了这点，拿起手柄，向后递了过去。“你还真是……。”

“谢谢。”

“都七点多了，再不叫外卖今天的晚饭就做土豆牛肉派了。”

“哦。”但她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慢着！你个死英国佬！我马上给生活部的人打电话！”

其实来自冲绳的学生做的料理也不是很对苏格兰作家的胃口，但拜伦还是吃了蛮长时间，印象中生海胆对他的冲击可能一点也不亚于鳗鱼冻带给重泉的震撼。

径直走向厨房的拜伦回了个大弯重新坐回书桌。“对了，你那里还有剩封蜡么？两块就够了。”

“只剩下粉色的了。”

“没关系，是写给男性朋友的信。”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更奇怪了，有什么事发条DSN过去不就好了！该不会是写给王昽的吧？”

“确实是他没错，但是！重泉小姐，你想的东西才更奇怪吧。”拜伦特地咳嗽了两声。“不过别和他讲。”

与之前的玩笑不同，被拜伦施加着他真正的坚决的请求令重泉感到隐隐的不可违抗。

“我知道啦。”她在回答时刻意避开了拜伦的双眼，不是因为自己无法信守承诺，而是感受到了切实的压力。

“哈！瞧把你吓的……”他用手在鼻子前挥了一下。

“你这个臭屁英国佬！”

“先和你说一下，一会吃完晚饭我要出去一趟。”

“唔？哦，记得早点回来。”重泉趁着电话拨通的空档这么说着。

――――――――――――――――――――――――――――――――――――――――――――――――

“你帮忙去医学部那再拿点胃药和消炎药。”

“啊？又是我？上次去那被外科科长骂了一通……说那不是药店，别总去那拿药。还有这里离医学部也挺远的。”

“别管了，快去！”

“啊……”

紧凑的步伐消失在走廊尽头，但那声音没能带走痛苦的呻吟与喘息。

一个和诸见里重泉容貌相似的女孩蜷缩在一张两平方米的单人床上不停地干呕；但也只是干呕，三天没有进食已经让她的胃疼得难受。而CHAOS小队的队长坐在床边——此刻正握着那个女孩颤抖的手，轻拍着她的后背，试图让她好受一些。

“听着，小姑娘，我知道那种没人体会过的感觉让你害怕和恶心；你感受到了痛苦与死亡，你觉得那种记忆无比的深刻与真实，对么？”队长似乎酝酿了很久才开口。

那女孩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来，把身子转过来。”队长从衣服的内兜里摸出了一面镜子，将女孩的脸映在上面，顺便擦去了女孩嘴角干裂的呕吐物，女孩似乎因为这个而有点害羞。

“看着，知道这是谁么？”女孩盯着自己镜子中红肿的眼角，盯了很久，队长只是举着镜子，刻意不去颤抖。

“我？”

“说出你的名字……”

“FEN-02？“

“不，你能靠它认出自己的名字。”

“芬尼尔……”

“没错。”然后队长把食指和拇指扣在女孩的脸上，掐了一下，不是很重，但是绝对会感到疼痛。

“噫！“

“疼么？为什么呢？我踢旁边的椅子一脚，它可不会‘噫’地叫出声来。”为了缓和女孩的情绪，队长刻意地微笑着。

女孩用手摩挲着自己发烫的脸。

“因为我还活着。”

“没错，小姑娘。记着，无论那种没人经历过的记忆多么的恐怖与黑暗，即使它们充斥着痛苦与死亡，但你还活着。来，拿着这个。”队长把那面镜子塞到女孩手上。“记着，孩子，你还活着，并且你是独一无二的芬尼尔……那不是你的记忆，你的经历，那不是你该承受的痛苦，忘了它们。”镜子的边框将女孩的手心硌得发白。“累了吧，小姑娘？躺平了，好好休息一会，醒了之后我带你去吃点饭，最近也没什么任务了，我也和上面的人说过，几周之内你都不用接入主机。”

“嗯。”但女孩仍不时的眨着眼睛。

“别怕，我会一直在这。”

多余的肾上腺素和一直紧绷的神经确实将女孩的意志消磨殆尽，突然地放松自然就成为了最好的安定片。

“队长！药……”

“嘘……小点声，吵醒了她你今天也别想睡觉。”

……

请沿着鸮鸟们飘落的羽毛逃离孤岛。

并非语言，没有节奏与音节，无法用符号去表达的信息在黑暗的掩护下嵌入了芬尼尔的梦境；饱含善意，但激起了她的恐惧。

时针与分针渐渐地靠近，窗外的几团人造光源在草丛中跳动着，充满违和。

女孩在恍惚间睁开双眼；其余的感官也随着明亮但不柔和的光线进入瞳孔而接连复苏。

“δe4，确认目标01各项生命体征。”鸮鸟透过面罩向着同类啸叫，沙哑而尖锐的刺耳音节让不详与恐慌充斥着芬尼尔的全身。

“你们是谁？”

“NHEIF的SOIF。”

她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那经过处理，毫无情感与节奏的音节。

“你们在这做什么！？”她趁着空档将手伸向床沿。

但床板下的勃朗宁手枪早已经被鸮啄出巢外，此刻正孤单地躺在走廊。

“你就是目标。”

“你们要带我去哪？”

……对方似乎不想再将对话继续下去，芬尼尔也知道自己无法从那面具下得到更多的答复。

“δ1，目标01各项生命体征已得到确认，达到任务要求。”

“δ5，立即协助δe对目标01进行回收，其余队员已控制在场所有非目标人员。”

“收到。”

“δ1，11点钟发现敌方小队，大概11~14单位；部分单位无生命迹象，推测为之前遭遇的具有攻击能力的不明物体。不过敌队似乎没有发现我们。”

“δe4、δ2，动作快点。”

“随时可以撤离。”

瘫卧着的芬尼尔被一个穿着突兀的灰白色迷彩服的人托着腰间扛上肩膀，无力的双手即使将内在的糖原消耗殆尽也逃不出那白色的阴影。

“嘿！放我下来！”

那人无动于衷；面对她的则是δ1。他用非持枪手将面罩解下——这么做是为了消除变声器对单方面谈话的影响；δ1看到了她面对那刺耳的啸叫时所表现的不安，不过他自己也痛恨那些滑稽的可笑音节。

“小姐，我们的任务是征求目标意见后把目标带会回合地点，不得使目标受到伤害；也就是说……”

“那你们就快点放我下来！”

“听着！”δ1提高了他的语调。“你的队长确实是个不错的前辈，在很久之前我还和他聊过几句，我们也不会对着这座岛内的任何非战斗人员使用任何致命武器；但你的上司不一样，我在刚才就失去了一名队员，被你们创造的恶心的流着黄色脓液的鼻涕虫生吞活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你耗下去。”

说着，δ1抹去了溅到眼角尚未凝固的血迹，无声地抖动了一下。

“还有，想想你那可怜的‘前辈’是怎么死的吧。”

芬尼尔感受到自己的半规管被强烈的疼痛在一瞬间占领。

她自己曾经的破碎的肢体拼凑成的惨烈画面近乎要贯穿她的瞳孔令她的大脑受到损伤。被过度破坏的组织散发出恶臭，干涸的血液被氧化成黑色趴伏在金属制的地板上，脊柱被从身体中扯出并挥洒在试验场地的各个角落，红紫色的残破皮肤表面除了外翻的脂肪外还残留着仍在跳动着的黄色黏菌，那些黏菌放出的网状组织延伸到头部并仍在那里可恨地吮吸着它们能从那里获取的一切。

那是她能预见到的，自己的死亡。

……

请沿着鸮鸟们飘落的羽毛逃离孤岛。

这段信息随着恐惧的复活在她的脑中悉窣作响，它们被不间断的接受、重叠着，直至其不可辨认。这似乎是左脑想要过载右脑而刻意为之。痛苦的尖叫贯穿了在场每个人的耳膜，δ1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耳朵以避免自己的听力受损。



“δ1，敌队发现我们了，目标似乎丧失了意识。”

“让岛上空待命的直升机在3分钟内到达会合地点。δe4，带着目标走在队伍中间，其余人员保障δe4及目标安全！”

话音刚落，玻璃碎片沿着枪托的撞击掀起波纹。草鸮溶化在远去的夜幕之中，仅留下不祥的哀叹在夜空中回荡。

―――――――――――――――――――――――――――――――――――――――――――――――――

“喂？你好。你啊……你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干嘛！？……什么？又出事了？……主机自动开机？这种事你叫我们部里的谁去不都行么？……什么！？……83被抢走了？……NHEIF干的？……被删了？……复制脑还烧了？……不可能，给NHEIF十年他们也攻不进主机。行了，我马上去。”

凌晨3点的电话对谈吵到了睡在苏格兰作家身旁的重泉。

“小点声！”她似乎没注意到谈话的内容，但还是隔着被褥踢了坐在床边的拜伦一脚。

“抱歉，重泉小姐。”拜伦撩起重泉的前发，留了一个过早的晨吻。

作家苦笑一声，看着窗外还未失去色泽的金星被黎明吞没。

第二章

克拉夫理工大学的留声

ECHO

PART1：夏至的无效时间戳

在他的记忆里，从未有任何一段时间里的日光曾如此长久地打磨脚下的星球——那是个被海马体无限延长的夏日。那是个永不落幕的夏日。

灼热的温度在空气中肆意游走，迫使烫伤的空气卷曲起来，如同数千从无形的干枯枝杈向着瑞利散射的源头伸展。沉闷的枪声贯穿树丛在这天空的尽头盘旋。回声响毕，失去了意识的空壳在重力的吸引下从某个无名的高塔跃向地面；在空气中飘动的肢体仍在诡辩它们还留有生命。——人们照旧在这交错往复的十字路口中穿行，他们踏过余温尚存的尸体，似乎无事发生。

似乎无事发生？

真的么？

回声响毕，他跪倒在无人的街道中央，温热的液体自鼻腔滴落到摇摆着的柏油路面上，蜂鸣在颅骨内不断激荡。他为了阻止前额叶产生疼痛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痛苦在没有过程的蛮横中戛然而止，正如它来时那样。他依靠着他恢复的神智将沉重的帆布背包抛到路边，紧接着坐在倒扣的背包旁大口地喘着粗气；等候着某位路过此处好心司机能将自己载到城内。

“谢了。”他挥着手向司机到别。

“天不早了，这附近有家旅馆来着，在那住一晚上吧。”

“啊……我朋友家在这附近，到那去就行了。”

“那我就走了！”司机也挥了下手，爽朗地笑了。

十五日的朗月将曝露在银光之下的一切刻上令人作呕的悲凉。他来到一栋空宅门前，把手上附着的呆滞尘埃哭诉着它们的孤独，映着光的黑黄短发展露了它本该呈现的苍白。王昽推开没有上锁的门。“有人么？”

……无人应答，唯有孤独做伴。

唯有孤独做伴？

真的么？

他推开没有上锁的门。

“呀？你回来啦？”

！

他克制住惊叫，用手将嘴盖得严实，甚至阻断了呼吸；他的视线止不住地在空气中漂泊，最终定格在杨泚影的脸上。

“怎么了？一脸见鬼似的看着我？”她看着他慌张的样子有些担心地笑着。

“你……你不是……去……你……怎么了……来着？”他的声带被某些模糊不清的音节填满，忘记了自己为何如此惊讶。无法描述的违和近乎崩溃。从未存在过的悲痛止于记忆的边缘。

“我这不是好好的么？”她拉过他的手，将他抱在怀里。“走了那么久？很辛苦吧？”她的手指在他的发间穿插。

“嗯。”他低下头，屈服在这份甜腻的温柔中，将劳累与违和抛在脑后，和她依偎着；她手指上附着琴弦的铜锈气味让他莫名地放松。

“休息一会洗个澡吧。”她说着回身拿了一条微湿的手巾，在他的鼻翼旁擦拭。“中暑了？”

“嗯。”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侧脸上还留有自己用手套胡乱抹去的血迹；当然还有泚影正穿着他自己织的宽大毛衫，周身没有其余任何点缀，只有鼻梁上架着以前送给她的红框眼镜。

“明明叫你回来的时候少穿一点……”她嘟着嘴，一副埋怨的样子。

“嗯……嗯……嗯！”那是一丝不足以被察觉的动摇，即使是他也还从没见过她的衣装如此……轻快。不过他只顾着沉入身后的沙发，也没刻意去挪开自己的视线

“明天你还不能回学校去吧？”她走到桌前，到了杯冷泡茶递给王昽。“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嗯。”

低于室温的茶水透过杯壁贪婪地夺走滚烫的掌心的温度，他仰过头将杯底抵在额前去缓解疼痛消散之后留下的不适与肿胀感。

“茶可是用来喝的哦，给你这个。”包覆了两层毛巾的冰袋顶走了茶杯，那种夺走温度的方式要比乖张的二氧化硅要柔软、委婉得多。

“舒服点了？”支着沙发靠背的她笑着问道。

“嗯，舒服多了。”

是幻觉么？这样温和的时间似乎很久以前就与自己的生命错开，记忆中无形的过去似乎要更加的汹涌与悲凉，眼前的一切似乎会被轻易地夺走。但这确实是投射到自己视网膜上的实体，她的微笑映着暖色的灯光要比平时更能戳动他的脑神经元；想要将眼前的一切刻在灰质与白质中的想法被海马体一次又一次的呼喊出来并回荡在身体的各个角落。

他嘬了口凉茶，没有咖啡因干扰的苦涩与微甜让他更加清醒，但无论如何也推不走回声。

五指在空气中游走，他搂住了她的后颈，肌肤温吞地将自身的触感描述给指尖。“干嘛呀！好痒！”她并非产生了厌恶，只是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原本陷在沙发里的躯干缓缓挺直，使得对方的气息在眼前氤氲——没有气味的芬芳被彼此交换，心脏如同失控一般狂热地收缩着，粘膜上附着的茶多酚趁着还未消散攀附到两人的味蕾表面，交感神经的兴奋让她的脸颊变得微红、发烫。“嗯……唔！”奇妙的回味如海洛因般令人沉迷。这一刻让他无比满足。既然这样，那就让前几秒内的那段时间重新开始——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她紧握着的茶杯早已和她的掌心一样温热。

“咳咳”……“我就说你从进门开始就怪怪的，一直在盯着我！”她的眼角被水珠打湿，长时间缺少氧气似乎让她在突然恢复正常的呼吸时被呛到了。

“嗯哼。”王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把头侧到一旁，又嘬了口茶水。

“明明高教授给了我一天假的！给人家点准备的时间啊！”泚影此刻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只能在空气中上下挥动来缓解心中的忐忑与朦胧的慌张。

“什么？她会？”他想不到那个经常给自己平添麻烦的大龄阿姨会突然发力。

“是啊，她听说你今天回来，就让我在家陪你了。”

哦……那她很懂啊……他这么想着。

“喂！洗澡水都要凉了！”

“好吧……我马上去。”

“牙刷水杯还有毛巾都在洗手池下面的柜子里！”

“哦。”

淋浴喷头放出的细琐响声从浴室传出。她坐在沙发上抱着双腿，把头埋在膝盖间的缝隙里，发现自己的脸颊仍热得令自己焦躁。“什么嘛……”她鼓着嘴，赌气似的小声念叨着。

匆忙准备的晚餐就令人觉得太过平淡……不过两人并不在意；特别是王昽，回到有人等候的家中使他得到了无比的慰藉。但无形的牢笼并非是长达5周的环球旅行，而是来自遥远的未知世界的恐吓，不过一切的悲戚都在他推开门后土崩瓦解……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他这么想着，将餐具收回厨房。墙上的挂钟似乎想将时间偷走而去鞭笞秒针，此时已临近午夜。等到他来到卧室的时候发现泚影已经睡了，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来到床边。躺平身子，握起她的手，感受着她掌心的温度合上双眼。

而她好像回应似的将手握紧。

“还醒着么？”

“嘘，快睡吧……”她向着他靠得更近了些。

……阳光与风透过窗帘的缝隙走进房中漫步，几只田鹀停在窗边嬉闹着。泚影此刻斜躺着占领了整张床铺，刚刚醒来的她正尽情地享受着夏日的明媚。

就这样躺了整整十多分钟……“他人哪去了！？”

这时她才发现是餐点中禽肉散发的内酯叫醒了自己，泚影就那样披着半敞的睡衣拿起放置在床头柜上方的眼镜走到厨房。

“现在才七点欸，你不再回去睡一会么？”她一边问着，一边揉擦着自己的上下眼睑。

“我现在回去睡觉一会我们早餐就喝昨晚剩的凉茶么？”他回过头才发现她似乎比昨天更加过分。“你快回去把衣服穿好！”王昽只能别回视线愣愣地盯着灶台。

“有什么关系吗？这可是在我自己家啊……”她又向王昽踏出两步，看着他遮着眼睛，脸憋得通红。“欸？怎么？还会害羞？明明昨天……”

“不是那个的问题啊！”他指了指她的胸口，没有勇气把头再转回去；这时她才发觉自己的上半身空落落的。

“抱歉！我马上回去！”但其实她也只是把睡衣换成了有好好扣上扣子的蓝色格子衫，在那片平坦的沃土上视野依旧很好，再回到厨房时餐点已经在桌子上码好了。

“唔……比你走之前做得好吃多了。”这么说着的她又往嘴里塞了块甜饼。

“你以为我带的那点钱够我每天叫外卖的么？还有巴拿马的红树林里可没有送餐员会去，因特费尔的家乡菜我也消受不起。”他似乎还有一肚子的牢骚没有发完。

“因特费尔？是你那个英国朋友吧？啊！拜伦·因特费尔，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啊……他昨天上午找到我，说了点事。”

“他怎么找到这来的……你们都说什么了？”

她把食指抵在唇边笑着说：“秘密。”不过视线同时向着右下偏移了一点，多眨了几下眼睛。

“你这么讲倒是更令人在意了……”

趁着泚影收拾餐具的空挡，王昽从包里掏出了电量几乎耗尽的随身电脑并插好电源，戴上了耳机。

把最后一张碟子安放到壁橱中后她走到客厅，腰抵着他的大腿在沙发上躺下，像一只被鱼干填饱的猫似的伸着懒腰，享受着夏日的阳光，残存的洗涤剂所散发出的柠檬香味在两人之间徘徊。

“话说……这段时间你都找了些什么回来？我问了艾伦好久他也没告诉我。”听她这么问起来，王昽从包的内兜里掏出了一个特制的亚克力圆筒状容器，容量不大，只有几十毫升；不过里面趴伏了一块正在蠕动着的黄色不明物，表面镶嵌着数粒细小的黑晶，并且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光线在经过这块不明物体时发生了不自然的折射。

“噫，好恶心。”泚影毫不留情地表述出她的第一观感。

“这就是你对可能改变人类前行轨迹的发现的评价吗？”王昽眯起眼睛，似乎有些无奈。

“是嘛？所以说就是这只不太一样的蛞蝓让你跑了五周？”她推了下眼镜，似乎对这块小东西产生了兴趣。

“新物种啊！怎么就被你说成是鼻涕虫了……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命名；我和艾伦最开始以为这些生物是EC时期遗留下来的实验产物，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这样；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哪个机构能有足够的技术与资源制造出这个玩意。它们比起真菌更像是病毒，呃……倒不如说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它们连和用作传递遗传信息的DNA与RNA相似的结构都没有，而且它们能否产生孢子或是能否结晶也尚不明确。现在对它们能确定的就只有它们能在接管生物的神经系统的同时摧毁并模仿出生物的其他组织；还有就是它们会收集空气中的硅微粒来形成骨骼和外骨骼，不过和我们的骨头还有软体动物的几丁质不同的是它们可以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改变硅骨骼的分布和走向。”说着，他又从包里拿出来一支试管，某种生物的完整神经系统悬浮在试管内浊黄的液体中。“我好像太久没换酒精了……”

“非洲爪蟾？”

“你怎么……”他不相信一个她会去关心这个，或者是说他自己也分不清那些杂乱的米黄枝杈。

她懒得理他，用手指了下试管上的标签；看来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在路上颠簸。“呃……好吧，确实是。不过在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卡在一只死鸟的喉咙里。据我的考察结果来看，全球各地都有类似的生物分布，但不绝对排除人工投放或事故泄露的可能性；其中的大部分是节肢动物、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至于哺乳动物，我只看见了在澳大利亚夜里的黑光灯前有一只闪着光的红袋鼠在田里狂奔。”每次当他讲到他所见到过的那些天马行空的奇妙事物时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

“噗。”她浅笑一声。“你是不是还去捉那只袋鼠了？看起来你好像没打赢它。”

“要真是一个人去招惹它我还会在这给你当抱枕？”他倒是没在意那次只能挑衅的拳击赛，毕竟孤身一人想要活捉红袋鼠实在要比海格力斯的试炼还要困难，更何况有还可能被当地警察带走。所以他只是在半个月后的现在伸个懒腰，把电脑顺势平放在泚影的腰腹上，看着窗外，让闲散与惬意在夏日的斑驳树影中继续流动。

这样的情形对两人来说并不多见……

向着任意方向无限延伸的建筑内无数方桌交错排满了地面与墙面，它们挪动着，碰撞着，发出噪音；它们行走着，呼吸着，发出尖叫，它们无所不在。这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充斥着黑暗与迷惘的教室。他与她背对着建筑后方正中间的挂钟栉比相邻。丧失了名字、形体与边界的他似乎无法思考。但他仍能感受到液态的黑暗在他的内部蔓延。不过他对这一切毫不关心……除了身旁的她，那个笑得有些寂寞的女孩，那个对自己有些怯懦的女孩。她用温柔去包容他的沉默与倾诉，她能理解她所说的那些痛苦。医生与患者间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的，奇妙的认同感伴随着蒙眬的忧郁在空虚中析出晶体。但她有一天承受不住来自本身的骤变，她在沉默中惊叫着，把药瓶抛向围墙外侧，一言不发。他从未感受过的冲动在那一刻充斥着他的全身。

“她和自己一样脆弱……。”

因为他想，所以他摸索着，握起她淌满绝望的手，试图去抚平她所做的那个无可名状的噩梦。她的怒吼与咆哮在恸哭中涌动，想要将内心的黑池宣泄殆尽；她扯过他的衣领。质问他；质问自己；质问孤独；质问周遭的一切。

他没有应答。

但他在放学后替她找回了那瓶躺在高墙外的西酞普兰。

这不是他在某个夜晚的记忆归档时所拼凑的悲惨世界，而是他所见的事实。他眼中的她自那天起便不再是他人格的避难之地，而是充斥着对自己暧昧的人类与需要被自己保护的翎羽。曚昽的日光不再刺眼，湛蓝天空下的水汽开始了它们的旅途，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吸引、靠近、交合，让自己在生命的温暖中燃烧殆尽。

印刷电路板上镶嵌的蜂鸣器在石英晶粒的催促下让恼人的8bit音乐在两人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奏响，他慵懒地抬起手摸索着按停闹钟头顶的机械开关，穿好衣服，帮她换下昨晚压皱的蓝色格子衫。早餐在手忙脚乱中被摆上餐桌，生活在不知所措中被扳回正轨。

“以后有时间的话能教我吉他？”两人在前往克拉夫的路上闲聊。他有把贝司，但一直没能学会。

“唔……好啊。”她似乎有点走神。

“怎么了吗？”

“啊？没事，只是有点没睡醒。”泚影按了几下后颈，眯起眼睛，嘿嘿地笑着，想要打消他的顾虑。

这么听着，但他还是在意。不过还没等让他多想，院内的岔路就催促着两人分开。

“拜拜。”

“拜，晚点见。”

下午两点的灼热日光漫过阴影去炙烤能够被热辐射触及的一切，实验室内的空调就像是摆设一样地空转。一小堆汽水的拉环零散的在桌上排布。他融化了似的瘫在椅背上眯起眼睛，就在他要睡过去的时候窗外P21-20与TP-105自动步枪的击发伴随着弹壳撞击地面的清脆声音在窗外交错响起。

王昽因为惊吓而连同椅子一起翻了过去。他按揉着和地面直接接触的脑后，挣扎着用手肘撑起上半身的重量。金属弹丸在停止作用的尽头将自己剩余的动量倾泻在水泥地面上。扬起令人窒息的滚滚烟尘；描绘无人领略的亮红油画。人接连倒下……学生们在尖叫与恐慌中四散溃逃，只有他呆在原地，被枪声包围。

P21-20是NHEIF部队的制式装备，他们穿着的蓝黑色军装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发表宣言，即便是仔细观察也无法在他们周身的蓝黑色制服上找到任何能够标明其隶属组织的徽章，其中夹杂着的个别灰白色迷彩装束的队员显得格外扎眼，每个人都佩戴了用来抹去自己声音与容貌的面罩。至于另一方手握的步枪他从没见过，更别说要辨认出是什么组织的标准装备。但无论是他们是谁，为谁效力，都不该在这出现。

夹杂了噪音与金属的水泥碎片裹挟着足以将三厘米厚的夹合木板击穿的速度划开他的肩胛上动脉与它周围的肌肉，这也强行阻断了他的思考，正当他想要按压伤口来缓解这突如其来的难忍疼痛时他才发现一名背着MP21-20狙击步枪的人从队伍的右后侧撤离向着自己冲了过来。那人身着的灰白迷彩服上沾染了零星的血迹，右半面裤腿的外侧被其自身的血液洇湿。王昽想要逃跑，不过被子弹擦破血管与肌肉的右臂不足以支撑他再次起身。

于是他被迫开始祈祷。

那人在离他两三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解开面罩，把重心偏向左腿。

“抱歉，本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她的声音因不安颤抖。

他宁愿相信这是场活着的噩梦。

但伤口的刺痛告诉他一切正在发生。

他伸出手想要抹去她那致命的悲痛。

但他做不到了。

她的泪水让日光变得有些刺眼……

他的有效循环血量开始锐减，黑暗涌入瞳孔。

再次睁开双眼，他发现自己正对着卧室中的吊灯，偏过头去就是被红色渗透的纱布，但血已经被止住了。

他搀扶着墙面走到客厅，看见了桌面上平放着的笔记本。

“So, long”

无人接听的忙音令他觉得空洞得骇人。

无人穿行的街道让他感到麻木得愤怒。

他在恍惚间记起了那来自遥远的未知世界的恐吓。

“有人么？”

无人应答……唯有孤独做伴。

PART2：似人的怀疑论者

星辰在边际窥探宇宙之外，倾听那来自非人意识的呢喃。那些非人的意志不被那巨大的孤立系统束缚。湮灭失去了意义……它们于不存在中思考，亦于深渊的凝视中坍塌。

拜伦坐在桌前，看着旁边留下的漆黑洞穴，将抵在太阳穴上的手枪扔在一旁——他在与世界的赌博中胜出。但他在这时摸出手机静候电波的到达。

“抱歉。”王昽的声音从听筒中传出。“我知道这很难……但……”

他确实赢了，不过这场赌局没有奖金。

—――――――――――――――――――――――――――――――――――――――――――――――――

……

Q：拜伦·因特费尔是谁？

A：一个身高一百八十三厘米，体重80千克，二十九岁留着络腮胡与长卷发且有些潇洒的苏格兰男子。

Q：再具体些。

A：DEC公司人工智能科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我以前的导师。但他好像也是个时空穿越者，我以前一直都以为他只是会预知未来。

Q：拜伦·因特费尔都有哪些爱好？

A：拉小提琴、烹饪、绘画，嗯……还有写作，不过都是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恐怖小说。

Q：你如何评价拜伦·因特费尔的这些爱好？

A：写作说过了；拉小提琴还好，但他喜欢曲目我以前都没听过。绘画的话……现在想来很少见过他的作品有过色彩。总之都还不错，要是他的料理好吃些就更好了。

Q：拜伦·因特费尔有哪些缺点？

A：嗯……首先就是料理有些……难以下咽。他还经常讲脏话，不过用的都是俄语……还是法语来着？拜伦好像这两种语言都会。在我面前的时候他不太自信，经常讲一些很过分的自嘲笑话，有些驼背，黑眼圈也很重，看起来很没精神，平时的演奏和绘画作品都有些忧郁；但一到了公司就立马变成个自大的疯子，很多次都差点和爱兰打起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和王昽交上朋友的……。还有就是因为他的某些特殊身份会让我在与他相处的时候感到压力倍增，不过他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点，正在尽力打消我有关于这方面的顾虑。

Q：拜伦·因特费尔有哪些优点？

A：他的优点很难抛开他的缺点单独说明。

Q：例如？

A：他在做我的导师时表现得尤其冷淡和神经质，作为导师这一角色却十分优秀，不得不说，他所扮演的莱奥还真是“reach the acme of perfection”，但也只是对心爱之人小把戏而已；他的作品中总是透露出难以表述的悲伤，尽管我希望他能更有活力地去创造事物，而我却不可避免地对他所表现出的颓唐有些向往；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幽默在和有些黑色意味的自嘲碰撞时构成了妙不可言的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他的优点是建立在他的种种缺点之上的。

Q：你对拜伦·因特费尔抱有怎样的感情？

A：我憧憬着与他一起面对未来。

Q：你们有见过对方的家人么？

A：我在英国的时候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母很早之前就分居了。拜伦因为路途不便和工作原因一直都没有去过冲绳，他只知道我有个夭折的妹妹，而我也没有和他讲过太多自己家里的事情。不过他也不在意这些。

Q：你认为你会对拜伦·因特费尔做出任何背叛行为么？

A：不会。

Q：你认为拜伦·因特费尔会对你做出任何背叛行为么？

A：不会。

Q：你会以任何情感的名义去伤害，甚至杀死拜伦·因特费尔么？

A：……。

Q：请回答。

A：我拒绝回答。

Q：为什么？

A：我拒绝回答。

Q：记忆校对出现错误，正在纠察-------------------------------/-----------------------------------

原因不明

Error code：0×00000042

Runtime：59h27m32s

-EOF-

—――――――――――――――――――――――――――――――――――――――――――――――――

“明天几点的船票？”拜伦这么问着，帮重泉将路上的必须品和衣物塞进包里。“好像是九点的？等一下……啊，晚上九点三十分。”她特意把口袋中的船票掏出来看了一眼。

“午饭要在家里吃吗？”

“不了。”她想起了自己以前晕船时的惨痛经历。“……”

她那么说完就看见他拿出一盒还没开封的东莨菪碱贴片。“喂，你不是不能……”她有些惊讶。

“呵，亲爱的，你该不会是说我在路过医学部的时候顺便买了盒能让重泉小姐觉得因特费尔先生十分靠谱的东莨菪碱这件事会导致世界毁灭吧？”他戏谑地说着那些令人不安的话。

“哈？那为啥在面试之前你死活都不告诉我那些该死的面试官到底想听我说些什么！？”重泉明显没去掩饰自己的不快，因为那次并不成功的面试让她的就职时间延后了一个多月。

拜伦四下看着，似乎在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如他所愿，重泉也没有再去追问。“不明白你这个英国佬在想些什么……”她抱起手臂，撇了撇下嘴唇。“不过，谢了。”她摊开对着拜伦的那只手看起来很勉强地接过那盒贴片，瞄了一眼长舒一口气的他。“还有啊，那艘船上没有空调。你不会想穿长袖……。”

但船是资源部的人在昨天才从海口港调过来的。

她察觉到一丝不足以引人注意的违和在空气中窃笑，据她所知，拜伦绝不会滥用那些对他来说如同恶魔的契约般不可碰触的阴影；也就是说拜伦所做的这些有关于自己的对于世界规则的篡改不会影响到那自己无法到达的未来。这么推测着，一个可怖的想法从她的脑中向外爆发，使得她的表情扭曲起来；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喂！哪里不舒服吗！？你刚才那个样子有点吓人啊……。”拜伦替她擦去额前的冷汗。

“没……没事。”诸见里重泉正怀疑自己在此刻存在的意义；揣摩着自己将可能迷失在这场无止境的路途之中的被拜伦·因特费尔模糊告知自己的事实。不现实的恐惧被无限地放大，又很快在理智中平息。

而且她决定证实自己的猜想，并面对那近乎悲剧的事实。“拜伦……。”

“嗯？怎么了。”

“不要鲜花。”

“……”他的眼中不再有光照进去了，只是立在那……长久地看着她。她觉得似乎有什么无法描述的情感从那个不确定的人形中喷射而出，虹色的无声嚎啕伴随着寂寞与无奈流淌至整个房间；她甚至想要捂住耳朵来逃避这无法捕捉且无所不在的哭声，她无法再正视她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沉浸在狄拉克海的涟漪中的作家。只能让他长久地悲伤下去。

她本可以那么做；走掉，静候毁灭的到来。

“你有试着救过我吧……。”她笑了起来，有些僵硬，失落中混杂着些许的悲伤。

他掏出了腰后别着的手枪，顶在了太阳穴上。

重泉晚了一步，扳机被食指压到底端，子弹在它对着的墙面上留下弹孔。

“看到了么？”作家对着被恐惧完全支配的重泉缓缓开口。“这把枪一共打出了165枚0.38毫米弹……但这是我们的终点了。你的弃世是悲剧的终结，而我的毙命则是闹剧的开始。站在这的是带着记忆从5周前来到这的怀特·因特费尔。我不能预知未来，我只是用这种滑稽的方式回到了过去。”

“所以你决定让悲剧发生，并亲手埋葬闹剧……”

“没错！”拜伦承认了他的无力。“明天零时十三分那艘该死的船会被SOIF第三小队弄沉，而你将带着理论物理部的那些秘密长眠于海底。”

“就没有什么挽救的余地了么？”她莞尔，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呵，后勤部已经没有樱桃味的BRAA了……。”作家附和着。

“啊……还是不甘心啊。明明后天就是我生日。”她手枕着头背对他这么说道。

“嗯……生日快乐？”

“嗯。祝我生日快乐。”

两人仅剩的23个小时也被悲伤与哀痛侵蚀殆尽，拜伦帮重泉提着包一直来到了船坞。他和她靠着海边的栏杆并排站着，消磨这最后的半个小时。

“你说我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就那么一点点……”

“没有。”

“别说的那么绝情嘛……”

“我也不想，但确实没有。”拜伦耸了耸肩。“就算诸见里重泉不踏上回国的路途她也会在某个事件轴的零点十三分消失。还有……”他停顿了一下。“你知道芬里尔计划的原名么？”

“不清楚，说起这个干什么？”

“Project manlike-skeptic，简称MS计划。”

她有些惊讶地看着他，拜伦笑了笑。“FEN-03将在两天后的下午一点诞生……但请相信我，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她在许久的沉默后走到他的面前张开双臂。

“抱一下。”她带了些哭腔。

“就一个拥抱？”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戏谑。

“吻不适合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对吧？”她踮起脚尖扑到拜伦的怀里，啜泣声在那之后打湿了他的衣襟。对死亡的宣告成为了两位爱人在永别时的赠礼，引擎的轰鸣催促她踏上没有归途的路程。海风温柔地呼啸着，为他们歌唱那不曾见过的太阳。而她的体温甚至让拜伦在这一刻产生了他们可以永远逃避审判的错觉。

“再见，诸见里。”

“再见，因特费尔。”

拜伦回到家中，坐在桌前，发现手机通过马达的震动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さらば。”

黑色的日文字符在最高亮度下的白色屏幕上显得格格不入，非人的情感在拜伦·因特费尔的脑内不断膨胀，他再次拿起桌面上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他的瞳孔正聚集着无穷的黑暗与绝望……从神经末梢对皮肤的反向刺激让他在桌前惊醒，汗水已经将他的衣物浸透。他呆坐着，直至深夜，接起了一通来自未命名号码的电话。

“抱歉。”王昽的声音从听筒中传出。“我知道这很难……但……”

“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会……”

“是诸见里小姐她……”

“我他妈只是想歇一会！”他无意义的歇斯里底让王昽有些不安，但他来不及追问拜伦便挂断了电话。

—――――――――――――――――――――――――――――――――――――――――――――――――

想要以自身去触及黑暗的星辰在宇宙的引导下走向毁灭，它在死亡的尽头窥探到了那些非人的意志——这也彻底地摧毁了它。

第三章

进化论的桎梏